

姚鵠雒文集

小说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姚 鵬 雒 文 集

小说卷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648
第一章	集名流东阁举壶觞 忆华年西湖谈故事 649
第二章	旧生涯琴樽北海 新活计选举南威 653
第三章	忆前尘别赋伤春句 感旧雨重题印梦图 657
第四章	莽风尘书剑辞家 老学士衣冠上院 662
第五章	邵湘秋花底感沧桑 赵鹭翁尊前话簪盍 666
第六章	何慎斋立身惟孝 江春涛下士可风 669
第七章	万变烟云欹枕过 一园水竹放船看 673
第八章	悟解入禅桃花破碎 好春如水倚梦飘零 676
第九章	接素心海畔倾襟 冷黄垆山阳闻笛 679
第十章	春空梦觉酒入愁肠 云散风流花留雾眼 682

自序

《夕阳红槛录》者，鹄雏寓叹流离、感伤畸忤之作也。鹄雏束发读书，尝妄意于名世之务。草草卅年，所成止此，学术文字，无足自喜。刘孝标之自序，体貌既衰；扬子云之谈玄，解人难索。况复饥来驱我，忧能伤人，鲑竹艰辛，雕虫索漠，固将比苗君之焚砚，诂复为干宝之搜神乎？日者旅食白门，稍亲内典，旃香梵贝，与世相遗，刳割爱缘，萧然独往。惟念十年人海，每留雪爪之痕；一觉扬州，尚发拈花之笑。未能免俗，聊以自娱。书成自题，志其缘起云尔。

鹄雏浏览说部书近十年，竺嗜《儒林外史》及吴趼人《怪现状》二书。比之于诗，以为《儒林》近初盛唐，吴书则北宋之音也。透辟刻露，发挥尽致，似吴书为胜；而含毫邈然，意寄言外，则《儒林》独得为之。顾每自属草，率不尽意，或姑以徇俗，或迫于时日。此事虽细，固亦须佳时好日，心有余闲，意拟有得，欣然命笔。王宰水石，迫而求之，知不能佳也。此书虽旬日所成，而命意遣辞，颇异率尔。近来社会小说，多刻画细夫，状其恶薄，形容之过，每成阶厉。此则力求免之，所愿读者，昭其微尚也。

己未嘉平鹄雏漫书

夕阳红槛录

第一章 集名流东阁举壶觞 忆华年西湖谈故事

又是花飞如雪，酒杯不似当年，疏红栏槛夕阳边，惆怅那时人面。
世事白云苍狗，人情晓露轻烟，那须凄断忆华年，相见不如不见。

身世萍飘梗断，朋尊云散风流，些些影事上心头，酒醒梦回时候。
晓雨寒凝鲛帐，晚钟风过瑯楼。荒唐一部小阳秋，总是不堪回首。

（调倚《西江月》）

在这江苏奉贤县地方，有个小小市镇，名叫南梁镇。镇上有一座酒楼，名叫集贤楼。一天，不知那里来的一个饮酒客人，在店壁上写下了这两首词儿。有镇上几个好事的传说出来，不多时，满街上的子弟们多唱动了。这时正值初伏，赤日当空，万里无云，那酒楼上沿窗几株柳树儿，树叶子也不曾动一动，端的好大热天。那酒保没有事，正在窗边打盹，把一柄破蒲扇遮着头，兀自睡哩（嗟乎！今天下人，谁不是头遮破蒲扇，得睡且睡哉？而固无如此酒保之稳也）。

扶梯上登登一阵，走上两三个人来。当先一个，一身绝道地的西装，穿着双法国式的高跟狭趾橡皮鞋儿，蹬的楼板格支支价响（这乡村酒楼楼板，何幸而得法国皮鞋赏光？可谓三生之幸）。酒保一兀头跳起来，只见那人头上一顶通草帽，身上法兰绒衫裤，崭新绝整，通体没道绉纹儿，金丝眼镜，嵌宝戒子，手里还有根打狗棒儿。不觉吓了一跳，认是在上海马路上见的三道头西捕呢。怔怔的看着，看到后面第三个人，不觉满面添花，弯腰曲背的走上前来，叫了声“孙老爷”，便忙着抽出腰里那块格子布，三年没下水，脏的青白不分的抹布来（抹布好头衔）。擦着桌子，一壁笑着说：“老爷们请坐。”

只听先前那个西装的说道：“湘秋这里来。”中间那个少年，也点点头，随向后面这个中年人物、方才那酒保赶着他叫“孙老爷”的说道：“老伯真好康强！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我们少年都赶不上。”说着一齐坐下。只见那中年的一脸秋霜，目光如炬，浓浓的两撇黑胡子，五短身材，穿件宽袖竹衫，也不戴帽子，拿个三尺来长的旱烟管儿，一壁吸着，却向那西装少年说道：“那算什么？虎臣你是知道的，那年在新城任上，闹土匪的当儿，天天带了民壮，跑上山去，还穿着草鞋，多难走哩！如今归老林泉，优游数年，筋肉都弛缓了。”说着呵呵大笑（以上叙三人状貌言笑，参错出之，可谓文无一笔平）。看官且住，待在下把这三个人姓氏来历先表一番。

那个西装少年，姓贝号虎臣，苏州人氏，一手好铁笔，秦章汉铉，奏刀如风。又是个书画专家、词章俊品，更兼性情冷僻，志趣孤高，对着俗人，轻易不说半句话，终天价寝处在印谱画碟旁边。偶然遇到二三素心，却能够温着绍兴酒，烧着苦丁茶，笑语留连，欢情惬意。再看右边坐的那个少年，姓邵名湘秋，年纪才二十来岁，金山人氏，生的广额丰颐，长眉星眼，穿件白绉衫子，拿着雀翎扇，觉得精神饱满，气宇清华。这人有万言倚马之才、九流旁通之学，年未弱冠，早已文名满世，著述等身。只是性情阔略，志气高远，饮酒如川，挥金似土，与贝虎臣恰是文字知己，交深骨肉。

至于那位中年，孙姓名诗，字言志，号慕圣。说起他的历史来，更觉得有声有色。原来孙言志是宝山县人，是个三吴才子、两浙能员。二十四岁上举了孝廉，在浙江做了二十年的老州县。光复以后退归林里，却也当过一次国会议员。本省长官物色人才，知道他是一邦之望，络绎不绝的谘议顾问，礼以上宾。真是风光鼎盛，望实双全。他却移家南梁，在乡间买了百十亩田，盖了一座草堂，诗酒生涯，桑麻岁月，着实享受了几年。生平最好填词，因此赏识了几个少年词客。他与贝虎臣、邵湘秋，皆有姻世之谊，却一向最是莫逆。

说起他在杭州做官来，他虽是二十多岁上得了知县，初到省的那一年，却在一名儒先达家里坐馆。那位先达是无书不窥、无学不究的，却最赏识他的才气，常常和他谈论古今，称引典籍，他很得益不少。后来这先达杀身成仁，从晁错游，他也已经名满武林了。在省候补的第一年，就蒙上峰赏识，委了他一个营务处的差使。他笔下又来得，说话又明白漂亮，拟个把书院课题，起个把文书折稿，竟然面面俱到，恰如人意。一年过后，照例轮补，这年恰有两个缺出，一个是平湖，一个是新城。平湖是著名肥缺，新城恰最清苦。那时抚台已经和他无话不谈，便问他：“你要那一个缺？尽管由你拣选。”他想了一想，便回答道：“承大帅的栽培，知县也没有个处膏腴而不思肥润之理。不过一来知县新到候补，正该试试那盘根错节，长长经验，不应就补大缺，养尊处优。二来知县毕竟是大帅幕府中人，骤得好缺，显见得大帅调剂私人了。有此二层，所以知县情愿到新城去，方见得大帅至公无私，知县也于心无愧。”这一席话未说完，喜得那抚台跳起身来，对着他竖起一个大拇指，连声叫好道：“看不出今日风尘之

内,还有像你这么个淡于利禄之人,也可算得朝阳鸣凤了。”

由此宪着益隆,他也实在的实心任事,夙夜不遑。在新城任内平了一次土匪,居然的囊鞬从戎,以文为武,益发声名大振。便由新城调署石门,补嘉兴,不上三年,就调署仁和首县。不算外,又兼着抚台衙门的秘书、藩台衙门的文案两个差使,真是声势赫奕,算着浙江省内有一无二的红员。也是他时运俱通,官星常透,十年之内,竟然没有一个抚台不是格外赏识他的。这时正是清廷虚张声势、厉行立宪的当儿,他又博极群书,洞识时务,公余之暇,曾经编过一部《万国通史》,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当时那些捐班候补的不必说了,便是那班榜下即用、散馆截取的老虎班,除掉白折讲章、酒食征逐之外,那一桩是他懂得的?遇到公事,还不是“大人恩典”一句话就过了门了?就让他老先生掉臂游行,如入无人之境。

可是有一层,此公性如烈火,言语不肯让人,又有些名士派儿,睨傲上官,目空一切。满杭州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孙毛豹”。那时北京戏界里有个俞菊笙,叫做俞毛豹。因为他性情躁烈,举动刚强,就拿他配上对儿,也就可见他是个强项令了。记得当时有一天,杭州提学使衙门失了窃,也不过是门房下人那里,失掉了些不值钱的东西。那位学台偏偏是官气十足的人,一听见了,顿时怒不可遏,说:“了不得了!本院风宪衙门,都出了窃案,那些平民小户,更将如何?”立时立刻,传首县问话。他老先生初听到学院立传,不晓得有什么重大事项,倒也莫明其妙。及至上去见了,原来是为的这点儿小事,不觉鼻子里微微冷笑,神色有些不然起来。偏那学台逼住他,要限日破案,把他逼的火气冲天,便拍着桌子大怒道:“我做的知县是管百姓的,盗贼是捕厅的专职,各有职责。譬如你做学司的,可也只能管着一班酸秀才,还能问旁的事吗?多大的上司,我眼里可没有你这一分儿呢!”说罢,便气勃勃的不辞而出。从此就把这件事置之不问,连学司的衙门也不去上了。那学使眼瞪瞪的看着他,无可奈何。又知道他是抚台面前第一个红人,断乎说不上坏话,只得罢了。

还有一回,那年杭州新简的两浙盐运司,是他老先生的旧友。一天,他上去见他。无巧不巧,那位运使大人,刚在那里剃头,正剃到半个,没法子就这么去会客,只好传出去说挡驾。那知他老先生不明其故,又动了气了,在官厅子里大声道:“好大架子!我不过是念旧友,来看看他,可不是来禀见上衙门,什么挡驾不挡驾?下回你就是来请我,也要看我有空儿没呢!”说完了这些话,就上轿去了。从此盐运司的衙门又不上。后来这位运使去告知抚台,抚台倒也说得也好,说道:“老哥,你这就太拘泥了。你们既是同乡熟人,那就当脱略形迹,就是剃头,见见也何妨?孙令这个毛豹脾气,你还怕不知道吗?又何必去惹他呢!”

诸如此类,他的睨傲一切之处,不一而足。有一会,他顽的顶凶的,是和一位粮道为难。那位粮道姓王,山东人。据说浙江的粮道,一年闭了眼就有八十万的好处。可是打点要津应酬权贵,也要去掉他一半,因为这是著名的好缺,京里的王公大臣,决不

肯放过手的。那年孙老先生,正由嘉兴调仁和,算交代的时候,漕粮上面,漕道和他磨烦了一下子,损失了些。他只付之一笑,说道:“罢了,你们做司道的人,自然瞧不起州县。看罢,碰机会或者倒要还敬你一下呢。”过了些时,他忽然一天,遇到了沪杭铁路总理黄子玖。那时沪杭路正在开办,生意还不见得十分起色,他便对黄子玖说道:“现在贵路既然是官督商办的局面,漕粮一项的装运,天然当由贵路承办,运费又便宜,手续又简省。况且如此一来,那沿路经过的各州县,漕粮就不必汇解到省,一径就地起运,岂不事半功倍?于国家有利,而贵路也得了实惠。”子玖一听这话,实在佩服,忙道:“事情是好的,但是何从办起呢?怕粮道那边不答应,却也无可如何。”他道:“事情是要出奏的,只要抚台肯了,朝廷准了,怕粮道敢放一个屁?你只管去和抚台说去,我来和你打个边鼓,怕未必一定无望。”这位黄子玖原也是位太史公,鼎鼎大名的巨绅,和抚台素有来往的,当时唯唯承教,过一天便跑到抚台衙门来见抚台,把上项计划一五一十的说了,要求抚台主持。抚台果然便和孙慕圣商量,慕圣便竭力怂恿了一阵。抚台夜便叫慕圣起了电奏稿子,拍发出去。论到这种事,上头是没有不准的。果然不多几天,复电来准了。这里便忙着派员设局,把沿路漕粮就地起运。这当儿把那粮道一气一个死,他眼睁睁的看着沿路诸府漕粮,半个也捞摸不着。别的不打紧,他那八十万之中,就已失了江山一半。打算再做下去,除掉孝敬上头之外,竟是空空如也,还要陪着精神做这个有名无实的粮道做甚?只得偃旗息鼓的告病回家。临走的时候,却对人发了无数牢骚,说:“省里有个孙慕圣这个人,别人的官是做不得的了。”慕圣听了,也只付之一笑。

正是:宦海升沉几成败,酒场谈笑自从容。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评〕

此回为全书楔子,开端三人,述孙慕圣独详,犹之《儒林外史》以王元章发端,似为书中之主人而实非,亦有可以笼罩全书之处,阅后文便知。

酒保应客一段,无限传神,妙有含蓄,而笔情四映,墨沈欲飞,有手挥丝桐目送飞鸿,匣剑帷灯跃跃欲出之妙。

叙述慕圣作官一段,妙在朗畅,似从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得来。

第二章 旧生涯琴樽北海 新活计选举南威

却说上回书中，叙到孙慕圣、贝虎臣、邵湘秋三人，在南梁酒楼小饮。当下那酒保上来，问菜问酒，胁肩谄笑了一回（嗟乎！问菜问酒也，而亦须胁肩谄笑，可以观世道矣）。慕圣便点了几样菜，又叫他到一家洋酒铺里，拿了几瓶皮酒、两瓶勃兰地来，开樽痛饮。那邵湘秋酒量最佳，斟了满满的一杯勃兰地，一饮而尽，丢下杯子。却好西北角上推上一块黑云，一阵凉风，从帘角边微微送到，吹得庭中几缸荷花儿，飐飐的摇摆起来。湘秋不觉失口喊了声“好！”慕圣接口道：“要下雨了。趁此凉快，我们倒可以多喝几杯。虎臣，你还记得那年在西湖上的光景吗？湖光山色，烟雨迷离，那种豪情胜概，倒也不可多得。”虎臣点一点头，说道：“正是的。湘秋，你杭州几时去呢？”湘秋只摇摇头。慕圣笑道：“湘秋，我不是说一句勉强你的话，你这回还是去上一趟罢。一者江春涛那人也是个我辈；二来你如此才华，老在上海，看花醉酒，啸傲一切，虽说是狂者胸襟，毕竟是辜负了你一生意气。况且书记翻翻，优游莲幕，进退之间，绰有余裕，也算不得局促风尘。你去想罢，我的话可对不对？”湘秋笑道：“慕圣先生这话怕不是好？不过我想麋鹿之性，恒在丰草。既不能久局樊笼，又何苦去当这个五日京兆呢？”慕圣点点头，又笑了一笑，说道：“说起五日京兆这句话来，我倒有一个笑话，可以下酒的。”虎臣听了先笑道：“我们快干一杯，领略你这个笑话。”说着果然举起杯来，喝了一大口。慕圣也陪了一杯，慢慢的说道：“那年我在省城，正忙着刻一部《政治通考》。忽然藩司那里来了个札子，委署仁和。接任之后，过了几时，一天我上他的衙门。那藩司是个满人姓志的，恩荫出身，一总也不曾读过书，在省里这几年，不知闹了多少笑话。他见了我，忽然又通起文来，说了几句闲话，便对我道：‘我知道老兄才具有余，但切不可存个五日京兆之心，草率将事。’我听了他的话，也气极了，想他是个什么东西，也和我掉起文来？老实说，在我这里伺候书房的当差们，也比他们明白些呢。我便爽爽快快的，剪他一句道：‘知县在仁和任上，已经三个多月，要说五日京兆的话，几十个京兆也过去了。’这几句话不打紧，羞的他脸上红了又红。那同坐的几位，也不觉面面相觑，瞧着他一言不发。他知道不得下台，便急急的收科道：‘毕竟老兄才机敏捷，兄弟倒多多承教了。’你想这种东西，可笑不可笑？”说着，呵呵的笑了一阵。虎臣也笑道：“其实他这句话，并没大错。不过你的性子，过乎亢直，怪不得

那时满杭州的人，多叫你毛豹，果然利害！”

这时微雨已止，新凉袭人。三个人笑着说着，已吃了好几瓶酒，各人多有些醉意。慕圣惠了帐，三人一同起身，走出肩门。不多几步，已走到市梢头。只见满目平畴，绿秧如绣，沿堤几柳垂杨，带着蝉声聒耳。一个十五六岁的乡村孩子牵着一条黄牛，把个笠子歪在肩上，在他们身边一擦过去，口里唱着山歌，走入田里去了（描绘如画。仙乎，仙乎？使人穆然有出世之想）。三人步行回家。过了一夜，虎臣、湘秋便各自动身回去。

光阴迅速，早又过了一个多月，孙慕圣和那位江春涛又雪片似的着信来，催湘秋到杭州去。邵湘秋料是推辞不掉，只得料理行装，趁车动身。

原来那位江春涛是闽省人氏，在江苏地方做过几任知县，和慕圣至好，写的一笔好苏字，做几首古近体诗，却也清新俊逸，神似晚唐。又是个酒场大户，清谈俊品，况且应酬上面，却又八面玲珑，十分圆到。光复以后，别的前清牧令，缩着头老坐在家里。他可一帆风顺，不到三年，便放了浙江财政厅长，又兼与刘省长有故旧之谊，在省署里兼着秘书长之职，真是浙江数一数二的红员。却不知在何处见过湘秋笔墨，又会见了孙慕圣，经慕圣的一番极意揄扬，便立刻要结交起来。和慕圣说了，请他代为致意。湘秋虽然觉得他的厚意殷勤，不过生平落拓的脾气，也改更不来，还是随随便便的。此番实在却不下，只好走上一遭，也乐得借此逛两天西湖，倒是正经。

主意已定，料理了两天，各事定当，正要起身。他家住上海西门外一个吉庆坊中，两楼两底的小洋房，倒也花木扶疏，窗楹精洁。这天，中午过后，饭罢无事，湘秋斜倚在一张藤椅上，胡乱拿本书看着。忽地门铃响处，他一个友人匆匆的走了进来，开口便道：“原来你还没有动身，很好，很好！我和你出去玩一回子去。今天新世界很有热闹可看呢。”湘秋举眼看时，这人姓陈名岫云，是个江南老名士，年纪四十多岁了，却还风华潇洒，和湘秋交好。当下湘秋连忙起身让坐，笑道：“你从哪里来？又有什么热闹？”岫云笑道：“不用问。你穿上衣服，一同去罢。”湘秋也无可不可的，穿上件纱衫，坐上车子，岫云自己有车，便一窠风向大马路来。到了泥城桥边新世界门首，岫云跳下车子，湘秋笑道：“呸！什么热闹？这个地方，我来的也不要来了。”岫云一手扯着湘秋，用手指道：“不慌呢。你看，这不是新鲜的玩意儿？”湘秋也见门首扎着个柏枝门楼，用小电灯盘出“群芳大会”四字，鲜明璀璨，颇为夺目，不觉笑道：“原来是闹这个玩意儿。”说着一同进去，在二层楼上茶座里随意坐下。

这时才两点多钟，静悄悄的不见一人。一个洋货铺的摊子上，摆着许多蜡制的小洋娃娃儿。那伙计正拿鸡毛帚，去拂那洋娃身上的灰尘。一不留神，拂倒了上面一个蜡孩，其余的通倒下来，跌个满地（闲笔入妙）。两人不觉一笑。湘秋忽然道：“为何不见计蓉庵？”岫云道：“他到萧山去了，有半月呢。昨天我接到他一封信，有几首打油诗，说得狠是发笑，最妙是什么‘近来总统多于鲫，数到杭城已有三（杭州花界三总

统)。蕙娘已去王嫱嫁，鲁殿灵光小桂英。’”

当时说些花丛掌故，带着感慨，颇为有趣。谈了一回，那游人却渐渐多起来了。二人觉得坐着无味，便到各处去走了一趟。将交四点时，那人越发多了，只见二层楼影戏场上，扎着柏枝栏干，挂着彩。当中台上放着一个很高的箱子，有几个人，正在那里忙着開箱子，取出一堆堆的票儿。上面坐着五七个衣冠济楚的人，捻着笔，不知在那里写些什么。地堂中一张大菜台，玻璃罩里边放些绸缎、香水、香烟以及徽章等物。四面壁上，挂着密密层层的金笺对子，看那款识，却全是堂子里姑娘的。满满的挤了一屋子的人，夹着些鬓影衣香、莺叱燕骂。原来是上海堂子里，选举花国大总统哩（总结一笔怪现状也）。

湘秋等看了一回，苦得拥挤不开，也望不清楚，便走了开去。却喜滩簧场上转静悄悄的，便又坐下泡了茶。岫云摇摇头笑道：“好利害！竟轰动一时了。”湘秋笑道：“倒是那些对子，很有几副好的。如曹小云的‘小于么凤轻于燕，云想衣裳花想容’，小文仙的‘微雪文窗金凿落，晓风仙乐玉参差’，都很工丽。最妙的是笑意一副，说什么‘向我一笑已足，问卿于意云何’，这个做的人一定很滑稽的。”

湘秋正谈得劲，不提防肩上被人重重的拍了一下，不觉一惊。只听身背后哈哈地笑道：“文豪来了，我这里要专肃恭邀哩。”湘秋看时，正是那新世界的经理章百和，拈着两撇八字须，衔着枝雪茄烟，笑微微站着。湘秋便起身招呼。百和笑道：“不忙，不忙，我还有事呢。我这里正有一件事要找人，今天碰见了你老先生，便再好没有了。务必请你帮我一个忙儿。”说着连连拱手，又对岫云拱一拱，说道：“好在岫云先生也在此，不拘你们那一位，务必赏我个光。”岫云笑道：“你不要尽拉扯人，还是湘秋罢。”这当儿，章百和便在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案目们见是本公司经理章老板在此，便拧手巾换开水的忙了一阵子。百和便对湘秋说道：“我要有烦湘翁的，也没有旁的事。不过我们这个玩意儿，今天要开票了。选出之后，打算把这些宝贝的照片儿，印成一部书，就叫做《群芳艳谱》。那上头，少不得要个把名重一时的大文豪，做篇把叙文，或是传赞等，光辉光辉。兄弟想来想去，只有你湘翁才够得上。”说还未完，湘秋赶着摇摇手道：“别说了，这件事可效劳不来。况且赶明后天，我就到杭州去，也实在没有工夫。”百和听了笑道：“算了，湘翁你不用作难。谁不知你湘翁是倚马万言的才子，这点点儿就没有工夫了？倒是你到杭州去，又是什么事？那里的声色场中，还不及此地。我看你还是安安稳稳的，在这儿看把戏罢。”岫云也笑道：“这倒并不是。他这回是三请诸葛亮，给人家请了去的，不久便要披八卦衣，摇着鹅毛扇，出风头哩。”

百和听了，斜着头想了一想，笑着把掌一拍道：“我猜着了，不是刘山老，就是江春涛，来三顾茅庐了。好，好，湘翁，我看你结束上台罢。但是第一出名角登场，要提足嗓子嚷出去，不要闹了个倒彩，可就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湘秋笑道：“你们通闹

些是什么事,全不对的。我们且不必谈他,倒是我要问你,你们的花界大总统,毕竟看是谁?”百和道:“现在还未知鹿死谁手,大约有两个狠有望的,一个是新清和的瑶英,一个是老民和的群玉。便是你们二位的贵相知灵芝、红婷,也总不出三台重望、两里衡钩之内。看罢,我这话大约总不白说的。”说着,猛地用手指了一指,笑道:“咦,说起曹操,曹操就到了。”

正是:剑胆箫声愁似海,香衣鬓影梦如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评〕

南梁一宴,风致洒然,有把臂竹林、倾心莲社之概。软红尘中,此乐故不易得也。梦湘有诗纪之云:“料量文献公行老,艤艤行藏世未安。珍惜临歧更回首,虫声如雨一凭栏。”极惘惘之思。

贝虎臣人最冷僻而有奇致,对俗客终是默无一言,遇名士则具佳纸精笔名酒好花,流连不能舍。家有万金产,以好石印倾尽。虽贫甚,而囊有余润,仍复随手散掷无吝色,奇人也。

;

第三章 忆前尘别赋伤春句 感旧雨重题印梦图

百和手指处，正见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郎，婀娜行来。穿身细白夏布衫裤，胸前簪一朵大茉莉花球，露浥香凝，十分清趣。鬓边小小一枚珠蝴蝶儿，眉目澄清，身材窈窕，正是那岫云做的姑娘福祥二弄红婷。瞥见岫云等，便嫣然一笑，似欲有言。百和忽地立起身来，瞧着臂上的手表儿说道：“六点钟了，我们吃饭去罢。我今天就算给湘秋饯行，带着和岫翁叙叙。”湘秋笑道：“免了罢。我也要回去，你这里又有事，何必费心呢。”百和猛然放下袖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揖，笑道：“没下帖子，不恭得很，不恭得很，务求赏光。就在我们这大菜间里好不好？”说着，不分由说，一手扯着湘秋，一手牵了岫云，拨头便走。一直拉到那边大菜间里，开了一间房，西崽进来敬了茶，方才随意坐下。

岫云笑道：“你这个人真会乱，我看那边开票，要找到你呢。”百和摇摇头道：“不相干，没有我的事，我已经通安排好了。咱们还是在这里痛喝两杯，恭候着泥金报喜罢。”说着，便叫开上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格来，又提着笔说道：“还叫个条子来玩玩罢，也热闹些。”湘秋笑道：“随便吃饭，又叫什么条子？倒是清淡的好。”百和忽地搁下笔笑道：“正是，正是。我也昏了，今儿他们那些望中的有名人物儿，全伙儿在这里望榜呢，还用得着去叫么？我给你们去拉了来，就是了。”说着，跳起身来，又走出去。岫云笑道：“拉了来倒不妨，只是难为你这大总理了。”他一总也没有听见。

不多一会，带嚷带笑的，拉着两个人进来，一个正是红婷，那一个呢？只见他穿件碧凤尾罗衫子，一色裤子，粉霞色丝袜，登双乌皮白纽的小蛮靴，脂粉不施，容光四映，正是那湘秋做的会乐里的灵芝。湘秋和岫云免不得点首招呼。红婷先笑道：“你们倒好乐啊，见了我就躲到这里来了。我一般也会找着。”百和一壁磨墨开菜单，一壁笑道：“亏得有我呢。以后你要是找不着陈二爷，只来问我一声就是了。我有法子把他擎出来献给你呢。”接着又道：“湘翁，岫翁，点菜呀。也给他们点几样儿，今天吃个团圆宴。你明后天就要上杭州了，有一回子阔别呢。”灵芝正和湘秋说着话，听见百和这话，便问道：“谁到杭州去？”百和正色道：“谁到杭州去？我正要问你呢。你知道我今天请客，是为些什么？”灵芝笑道：“这个奇了，我知道你为些什么？”百和回过头去，自言自语道：“他还说不知道呢，倒装得很像。”灵芝益发摸不着头脑，只怔怔的看

着百和，百和又觑着湘秋。湘秋正要说话，百和对灵芝早说道：“难道你真个不知？湘秋明天就要到杭州去了，今年不回来呢。我这是和他饯行，你们很要好的，我既请他，难道好不请你吗？”

一席话说的灵芝低下头去，脸上渐渐的不自在起来。湘秋颇觉为难，便搭讪着笑着：“听他呢。百和生性好说笑话，你还不知道？我这回到杭州去，是逛逛西湖，不到一礼拜就回来的，也值得大惊小怪的告诉人吗？”一面又和百和使了个眼色。灵芝抬起头来，似笑不笑的道：“怪道你近来忙的很，半个月来，一总也见不着你的面，原来如此。你现在几时荣行呢？可好告诉我一声，我也来饯饯行，不晓得邵四爷肯赏我的脸不肯？”说着，脸霞飞红，秋波薄怒，又别过脸去。湘秋更觉无话可答，只好举起一杯白兰地来，一饮而尽，口里微吟道：“万事只成碑在口，一春终遣梦成尘。”当下不觉神色有些黯然。灵芝见湘秋一言不发，转有些惆怅光景，便认定这事是真，还道湘秋有意瞒着他不给他知道，益发气起来，便连菜也不好生吃。

这时头道汤已过，正上着一道山鸡片儿。百和刀叉并举，一边吃，一边嚷道：“有趣，有趣，我们快干一杯！岫云先生，你明天好好的替他们做一首词儿，赏赏这个美人怒的姿态，好不好？”说着咕嘟的喝了一大杯。岫云笑道：“多是你惹出的，你倒还快活的很。”湘秋这时忽地低下头去，和灵芝轻轻的说了几句话。灵芝“嗤”的一笑道：“随便你罢，我可没这个福分，来管住你这少爷。”说时转又笑了，颜色倒和怡起来。

一回儿菜已上毕，岫云因书局里有事，先告辞走了。章百和喝了几大杯白兰地，脸上红扑扑的一股酒味，丢下杯子，哈哈大笑，握着湘秋的手，说道：“你真要……要走吗？咳，走罢，走罢！邵湘秋，你这个装痴做醉，也装做的够了。软红尘里，不过如此。倒不如一棹西湖，做个范少伯罢。再不然，便趁着这一帆锦片前程，借臭皮囊立些事业，也觉得热闹些。走罢，走罢！我也不留你了。”（一席话，有雄谈，有感慨，有情致，有禅机。百和解人，不可多得）说着，真个一撒手，便大踏步走了出去（去得解脱，去得潇洒，便有《水浒传》鲁达别史进时气象）。

这时房里只剩湘秋和灵芝两人。灵芝便问湘秋晚上还来不来，湘秋迟疑了一回道：“看罢。如果没有旁的事，我一定来的。”灵芝冷笑道：“自然，事多着呢。不多几天就要走了，这边的饯行，那边的送行，应酬还来不及呢。那里有工夫，到我这地方去吗？我这是自讨没趣儿，怨不得旁人。”说着扭身便走。湘秋陪笑道：“算了，我一定来罢。”他也没理会，径自去了。

湘秋站了一站，转自己好笑起来，随手取过一枝雪茄烟，点上火吸着，便出了大菜间。只见那选举场中，人山人海，挤的空气也透不过来。也没有心绪再看，急忙忙出了新世界，一看时候，还早得很，到那里去坐一回呢？想起花吴奴，有好几天不见着了，他一定在报馆里的。便坐上一辆黄包车，径到望平街《江南日报》来。进门奔上扶梯，走进编辑房，只觉静悄悄的。只有花吴奴一个人，执着笔，昂着头，把大半个身

体靠在桌上，正自苦思哩。一眼见了湘秋，便掷笔而起，笑道：“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来请教你。”

原来这个花吴奴，却是东江人氏，生得魁梧奇伟，腰大十围，最妙的是一头石菖蒲般短发，覆着一双白眼，唇边新剃的胡子根，青簇簇的。望上去宛如一个朔方健儿，说起话来，却是吴依软语，入耳清圆。又是顶大的酒量，黄酒要喝到五斤开外，还要点白干过瘾。喝醉了咧着大口，唱起吴歌来，可以声震屋瓦。笔下却长江大河，森如武库，最有名的一位酒痴文怪。在上海当了十多年的报馆主笔，和湘秋恰是同学至好（彼何人斯？文境至是，忽如天外奇峰，别开异境，耸人耳目）。

当下湘秋笑了笑道：“怎样？你别又是喝醉了，要我代做小说罢？记着上一回的什么《风花梦》吗？我要再做，再把你那书中的主要人物，一茶杯摔死了，看你怎生再继续下去？”吴奴摇摇头道：“不是，不是。你的小说，我再也不敢请教了。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却比做小说重要的多。你且坐下，我来拿给你看。”说罢，果然起身，去书架上摸索出一件东西来。却是一个手卷，锦装玉轴，十分华丽。湘秋笑道：“好，好！你也学那班斗方名士，闹起这个玩意儿来了。”打将开来，开首一幅是黄昏老人题的“汾堤吊梦图”五个大字，写的一手龙门石刻，笔墨神寒，十分可爱。第二个便是燕子山人画的《汾堤吊梦图》，山环水映，枯木寒鸦，残星在天，轻云笼树，神意非常淡远，倒是一时两绝。以下便是许多当今名士的诗词，也记不尽他们的名号。只听吴奴说道：“你别笑话我是学那班斗方名士的行径，我可与这午梦堂实在有些缘原，少不得这一番点缀。便是这位叶天寥先生的一门风雅，奕世流芳，难道说当不起我花吴奴替他题图作序吗？来，来，闲话且不要说他。这其间自然也少不了你湘秋阁的两首歪诗。请罢，我替你磨起墨来。”说时，果然隆隆的只管磨墨。湘秋笑道：“也值得如此性急，便稍缓须臾何妨？”吴奴嚷道：“别人都兴，你可不兴！少缓须臾，你早把他丢到爪哇国去了。写罢，写罢，墨也浓了。我知道你是腹稿多不用起的。”湘秋被逼不过，只得笑着，提起笔来，蘸饱了墨，在一页尺页上草草的写道：

天风夜沸海潮声，梦断堂荒郁古情。愁绝江头老居士，焚香开卷想承平。
横流沧海意如何，谁写词人遂隐图。幸是闾黎好才思，疏鸦残月点分湖。
江边风雨人空老，眼底沧桑古所无。劳苦中原二三子，支离憔悴数行书。

写罢丢下笔道：“潦草得很。这两天实在心绪不宁，只好聊以塞责了。”

正说时，只听见电铃声大作，一个茶房便过去接。只听见道：“找谁？邵先生吗？刚在这里，你们是那里呀？”那边还没回答，湘秋抢过去接了电筒，一听，原来是灵芝打来的，问他在这里作什么。湘秋回说：“不作什么，我就来了。”说罢，丢下电筒。却早给花吴奴听了个正着，鼻子里“嗤嗤”的冷笑道：“又来了！也没见你们成日成夜的

混在一堆儿，一刻儿撒开了，就有电话打了。我这里的电话，夜间十二点钟后打来的，便一定是找你，万没有别人的。我要请你贴我一半儿电话费哩。”（此实事也。嗟乎！人事沧桑，岁月飘忽，别吴奴遂复一年。往事重提，即一谐一笑，一嘲一骂，亦若有至乐焉，而惜乎此乐之不常也。每一思之，头须为白）湘秋笑道：“你请我题了诗，一杯高粱酒，多没请我，倒要问我贴电话费吗？老实些扯个直罢，我也不要你酬劳，你也莫想我贴费。我要走了，有话明天谈罢。”一壁说着，一壁披上衫子就走。吴奴还在那里嚷：“不羞，不羞！一道符就把你这个文妖摄了去。”湘秋却没有听见，一径出了《江南日报》门口，坐上车子，径奔会乐里来。

却说灵芝，自打过电话之后，正自一个人没情没绪的坐着纳闷。有几处堂差来，便回他远堂差去了。他的一个房侍叫做阿银的，正手捧着一盏酽茶，要想递给他，又不知他要茶不要。正自呆呆地没做理会处，却好一阵铃声，绣帏揭处，湘秋走了进来。阿银忙着笑盈盈的叫了一声“邵四爷”，一个不留神，手里的茶碗一侧，滚热的水泡在手指上，疼得叫了起来。湘秋哈哈一笑，灵芝也不觉破颜笑了，便道：“你原来也来了，我道你是永远不上我的门了呢。”

湘秋一面坐下，一面摇头道：“你们这些人，真难说话，巴巴的打电话叫了我来，我来了，倒又说这些话！”灵芝不由的一笑道：“我这里原是委屈你的。你去罢，杭州好说话的人多着呢。”湘秋笑道：“可不是，你也催起我来了。走了，走了！别在此讨你们的嫌。”说着真个装做立起身来。灵芝恰转笑着，按住他道：“这个你又胡闹了，谁又叫你此刻就去呢？你给我好好的坐着，回来咱们再喝酒，可好不好？”湘秋摇摇头道：“不喝了，回来喝醉了倒费事。”说着，两人重又坐下。湘秋觉得燥热，叫阿银开上一瓶荷兰水喝了，方才觉得好些，便和灵芝并肩坐着，细细的把杭州去的缘故，告诉了一遍。

灵芝怔怔的听着，湘秋说完了，方才微微的叹了口气，便道：“如此说来，倒也是件好事。湘秋，依我说你自然应该去的，并且去了之后，也可以打算个久长之计，你倒不必一逛又回来了。”湘秋笑道：“什么久长之计呢？老实说，要便是你跟了我一块儿去。不然我便打定主意，一辈子不离开这上海，任他来聘我请我，我不去便怎样？”灵芝笑道：“你这话又傻了。万一我这一辈子，总不能跟你一块儿走，你便怎样呢？”湘秋听到灵芝这句话，不觉气起来，好一回没有话说，忽地冷笑道：“算了！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这班人的心，只掇得我离开这上海，就安了心了。”灵芝笑道：“奇了！就算我是安的坏心，要你离开上海，你的朋友呢？那位孙大人、江大人，难道也安的坏心不成？你这人真越过越糊涂了！”说罢，赌气默默无言的坐在一边。湘秋转笑起来，说道：“不谈罢。你愿意怎样，就怎样，我总依你就是。”灵芝道：“有什么怎样那样？人家总是坏透了的，全伙儿不是好人。你提防着罢，别上了我们的当就是。”说着，不禁流下泪来。湘秋陪笑道：“你又急了，我又不是安心说你，你也犯不着淌眼抹泪的

闹。”灵芝嗔道：“还不是安心说我呢！再提上我的名儿骂两声，可好不好？我也活的腻了，白操了这许多时心，还惹上你说这些话，我可向谁说去？横竖有个分手日子，你再瞧瞧人去，看人家可有多吗实心眼儿对付你，你才明白了呢！”说着不觉气噎面涨，那眼泪滴了一手帕子。

湘秋左右不是，倒觉得十分惶愧，向着阿银，搭讪着笑道：“你们姐儿又生气了，你可给我劝劝。”阿银一扭头道：“我不知道。是爷闯的祸，还是你自己撕掳去。”又笑道：“我们生来是没人心的，爷也不要当我是好人哩。”湘秋立起身来，勉强笑道：“罢了，罢了，是我的不是，又招上满屋子的气来了。我离开了你们罢。”说着径自走了。

正是：烟波无恙，放苏子之扁舟；风月多情，草江郎之别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评〕

章百和赠别数语，磊磊落落，凄凄抑抑，如铜琶铁拨，忽然作阳关第四声，读之使人怆然满引一斗，百端交集。

作者长篇小说，实以《花月痕》一路笔墨作骨，而参以《红楼》，或敷佐以他书，总不离其宗。最近则极服膺吴敬梓文木之《儒林外史》及吴趼人之《二十年怪现状》、南亭亭长之《官场现形记》。综此数书，参错变化而出之，作者之所致力在是矣。此回微参以绮丽，为全书中不多见之作。然细视之，又极洒脱，极疏俊，由其笔情高也。